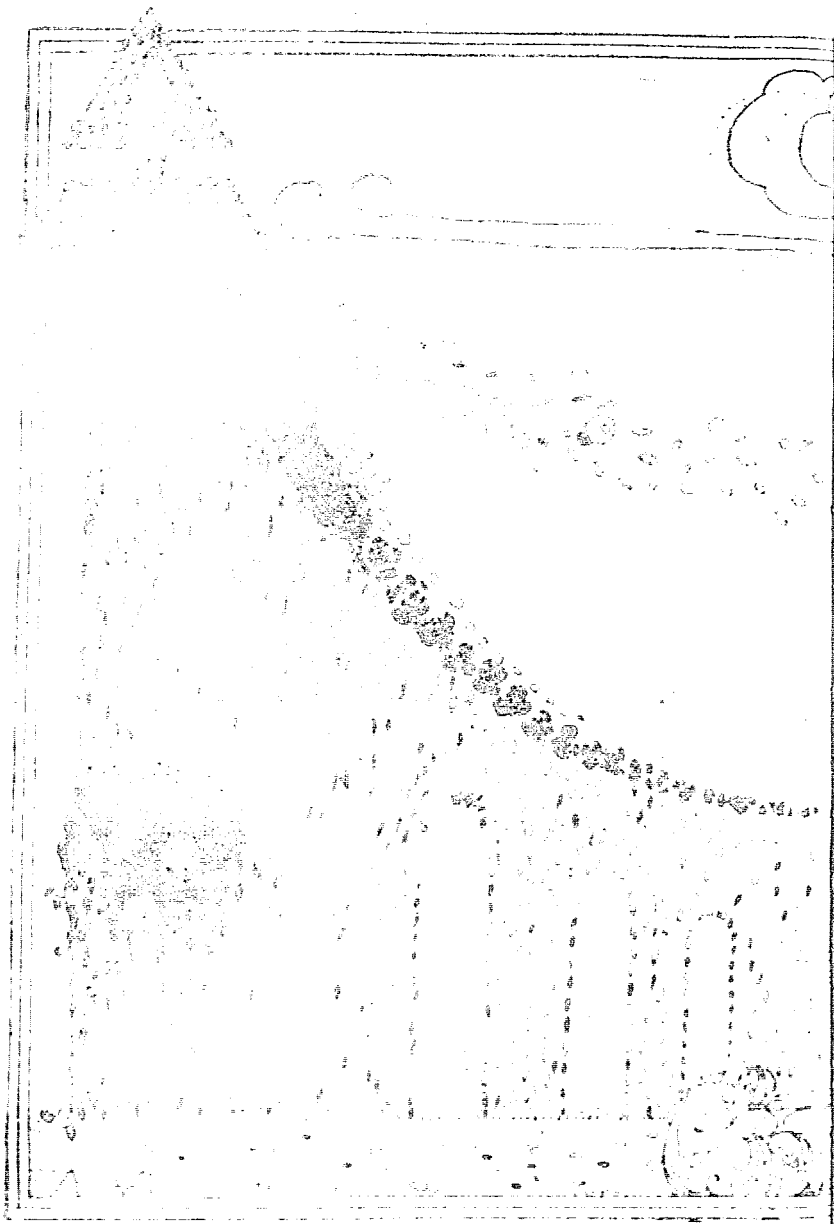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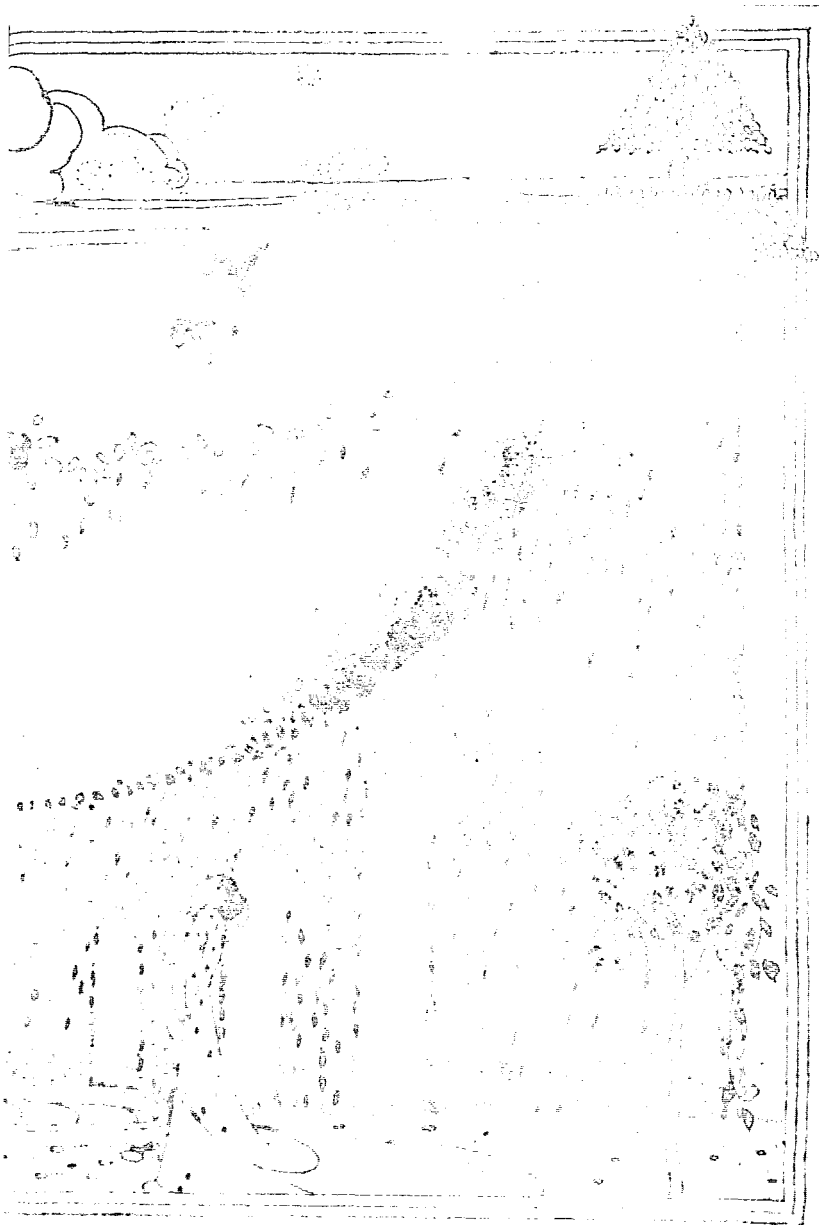
# 一九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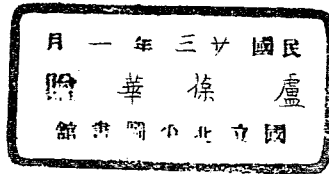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抗 爭

盧葆華著

1932

獻給我親愛底緋娜及朋友們

# 抗 爭



3 0538 7105 3

# 抗 爭

盧葆華自像及署名





盧葆華品

23172

## 自 序

這篇“抗爭”是一九三〇年一二月爲緋娜寫的，曾在上海青島杭州先後發表過；一個名稱用“抗爭”，一個用“這樣一回”。各方面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都催促我印成單行本，一直擱到現在才付印的。

當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心中的悲苦是說不盡的。那時我正用着所有的心思才力來和命運鬪爭，社會的惡勢力也正用盡所有的強暴來壓制我，使我氣都透不出；但我始終相信奮鬥。用這樣的心情來描寫小說，自然是不會寫得好的。

“抗爭”裏所寫的種種，全是真確的事實，緋娜是個意志非常堅毅的女子，……她由封建社會鬪爭出來，又斷絕了劉健羣假愛的欺騙；本來像劉軍閥這般偉人們的所謂戀愛，原是這樣一回。而現在那些已解放未解放的女子在這名利的威脅下，很少是不屈伏的，這固然不是少數人的事，完全是這畸形社會的反映。所以，像緋娜這種忠誠於愛的犧牲精神，堅毅的苦鬪，不但是可以驕傲我們二萬萬女同胞的，事實上，是新女性中的典型。我總恨我的藝術太壞，不能把這悲慘的故事，描寫得活龍活現；而且在這付印的時候，不能重加修改，更覺心裏有些歉然。

當我在寫這篇“抗爭”的時候，計劃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就是這樣，下篇因去年在上海市教育局任事的麻煩和現在的病，總不能動筆，這一點真使我覺得更不安！

從這件事，我覺得在這個畸形的社會裏，一個人要是保持着自己的良心，循着人生的正

確的道路走，他所得的報應，大半是悲劇的。所以，一個革命的烈士，一個超時代的先覺者，每每都承受到這社會無理的殘忍的待遇的；然而，社會的演進，真理的闡明，全靠在這血腥中得來。

現在我把這小小的一本書敬獻給緋娜及朋友們！這故事裏有悲苦的命運，不幸的遭遇，艱辛的鬭爭，真理的標的，勝利的血淚……。

1932,10,11於杭州傲足軒。

# 抗 爭

殘落的太陽漸漸地隱沒在天和水的分界處，晚風柔膩的吹着，電燈已亮，傍晚的騷雜從輪埠的遠處傳來。一片縫機聲戛然停止，無數婦女站在二層樓的扶梯上，張頭張腦的望到外面，一會從鐵箭門柵裏吐出了成羣的“動物”（女工），是這樣疲乏而無力；她們沉默着誰都不向誰說話，也不向四周正在獵視着她們的無賴或執袴兒注意，小女孩和年青的姑娘們踉蹌地走着，老年人半死地拖在后邊。

這無聲的一羣漫漫地分開，三五個——兩個——最後一個，消逝在糶糊昏黃的燈光裏。

緋娜出來很晚，內在充滿着憤怒和恥辱。本來略帶蒼白色的臉，現在是紅暈而直到兩耳，她本能的向左右望了一望，很快地對街頭走去；她不知道剛才遇了什麼事，可也不願意去想，她頭腦昏脹，熱病般的急促的呼吸幾乎窒窒着自己的氣息。人羣在裝飾得很都麗的影戲院大門擠出，一個穿着富有的男子，對面跑來撞到她的肩膀，好像半身壓在她上面似的，她支持不住的倒下，男子却扯定了她胸衣，帶着慚忤又像嘻皮的神氣說：

——“對不起，……”他微笑着鞠躬，同時眼裏也微笑着；但緋娜在他眼中讀出了獻媚而卑鄙的靈魂，她沒有回答，側着身子走了。

緋娜轉進一條又窄又濕的挑水必由的小巷，月亮照在低矮的牆壁，陰影怕人的顯示着，她頓時起了一個寒顫，從脚跟直到背心的骨髓；頃間的回憶喚醒了，她想哭，想倒在月色照不着的牆角，或者立刻就死，恥辱重壓着她不能再走，她站在那裏，讓她的頭斜靠在冰冷地

磚上；然而這冷氣却給她一個有力的猛省：“三個孩子在家裏等着我啊！”大兒子是由校中歸來站在門口呆望着媽媽回家的路吧？三兒在哭，二兒沉默着用手翻着方字吧？他們都餓着，像餓着的小雞可憐地需要喂雞人的到來一樣。她想着，一種爲母者的責任鞭斥着她，她機械地轉身向大街走去，買了些蔬菜回家了。

當三個小孩睡熟以後，他們毫無思慮的甜蜜的鼾聲，使她快樂；她看着那天真在夢裏也含着微笑的小臉，她心愛得痛了，她吻他們，淚水直落上小孩的面頰。

苦痛攪纏着她的思索：父母，丈夫，親族，朋友，一切……一切的往事，都從回憶的深淵裏浪潮似的捲着，她想努力克服下去，但愈想克服愈中傷着她，她始終回到她的父母了；因爲她的離婚，父母恐怕還含恨着她？也許在前一月的信，他們已經收到，會給她以諒解而幫助她離婚吧？她有些怨恨她父母，“嫁女”還不如說“賣女”以後，對於女兒的幸福毫

不聞問，而且加以壓迫，“出嫁從夫，”用鞭笞過數千年的婦女的廢話來威嚇她，在這廢話下面，可以侮辱她，打罵她，以至於吃她——丈夫的無能，卑鄙，不齒的墮落，還不夠離婚，仍須忍辱以全苟安，這不對！這不是人！至少於她是不可能的。她全身發熱，翻過身去，拍着被夢魔驚哭了的小孩的肩背。孩子們都這樣小：兩歲，四歲，大的只六歲，離自立的時候多麼遠，大兒雖已入慈幼學校，將來他們要變成什麼樣呢！她是不願再見她的丈夫，雖然她和他還沒有經過正式離婚的法律，丈夫是不顧小孩們的，她也不高興使活潑而聰容的小孩同着墮落的丈夫一起；但生活怎樣辦呢，每月在公司裏縫紉，僅僅能得十五六塊錢，孩子們還要穿衣服！今天管監的侮辱，已是夠傷她的心，如果還長久地在公司裏住下去，以後會更進一步對她施取暴行吧！這是可怕的事。她彷彿看見一個衣服華麗而舉止粗俗的中年男子，兩眼燃燒着野獸似的光，金絲眼鏡差不多是在



鼻尖上架着，幾粒大而黑的麻癩，隱沒在眼鏡後面，油光的髮，大厚的嘴唇，身子略向後仰，狡猾而裝假的神氣，帶着很能攫取和蹂躪女性的微笑，直逼着她走來。緋娜身子向床裏面移動，右手放在被面上，她想：“是怎樣一個微笑啊！”今天在放工的時候，他對着她問：

——“你是江緋娜嗎？”

——“是的！”她低着頭。

——“你進房間裏來！”帶着命令的口吻，他搖擺地走去，看也不看緋娜一眼。

女工們都望着緋娜微笑，這微笑裏顯然含着譏諷，像針一樣地刺在她的背上，可她終於跟着他走進去了。

放工後的公司異常沉寂，自鳴鐘有節奏地響着，一隻鳥兒從空中掠過，微風吹拂着白色的窗帘。緋娜是站在一張寫字臺前面，表情有些慌亂，管監嘴裏含着香烟，烟氣幽幽地從鼻子裏冒出。

——“什麼事？王先生：”緋娜不耐煩起

來。

他微笑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緋娜對於這微笑感到莫名的侮辱；尤其是他的眼光從眼鏡的邊緣梭射出來，使她血管逆流，同時使她戰慄。

——“你是女學生嗎？”帶着自負和誰也不能欺騙他的態度問：

——“是的！”簡單而決切。

——“你很驕傲？”

緋娜沒有說話，直視着窗外一株梧桐，漸漸地浸沒在夜神的黑色翅膀中了。

——“你訂過婚嗎？”管監順手拖了一張椅子給緋娜坐。

——“現在離婚了。”

——“有孩子嗎？”覺得很有興趣的問：香烟尾爬擲到痰盂裏，發出撲哧的聲音。

——“三個。”

管監笑了。——“你生活不是很困難嗎？公司裏你每月不過掙十六塊錢罷了。”又改作

同情的語氣說：“怎樣支持呢！三個孩子，一定都是很小的，恐怕最小的還需得人照顧吧……昨天我聽得工頭說你做工非常勤快而精巧，那很好！但這怎能與生活以最后保障呢？就是說三個小孩的教育費，必須措置的……”

緋娜不知道他要扯好長，還要說些什麼？她單刀直入地打斷他的話頭說：

——“我很感謝先生！不知道另外有事情告訴我沒有，因為我是要回去了。”

——“啊！”管監吃驚地接着又嚙嚙地說：“你還沒有吃晚飯，我們一道去吃吧！”後一句的語音說得很低。

——“什麼？一道！”她臉紅了。她不明白當時她是怎樣地離開這魔窟似的房裏；背後還聽見管監說：

——“我是愛你才尊敬你，……”

緋娜腦子想得昏痛了。她迷迷的睡去，她夢見丈夫是在一張床上抽着香烟，對床的椅上坐着一個她不認識的男子，一個妓女從門外進

來，有着狡猾面孔的中年婦人緊跟在后面，繼後又走進了兩個女人，緋娜的表兄也進來了。他們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她，誰也不向她招呼，她是站在窗子旁邊望着他們：他們吃酒了，丈夫的聲音是大而刺耳，他仍是不減當年在合江當縣長時的揮霍，并且抱着妓女做出極猥褻的甜蜜，多麼響的接吻啊！她哭了，她向她丈夫跑去。但她驚醒了，淚水還不住地滴在枕上。

曙光透破了夜間的黑暗，大孩子已穿好衣服，最小的摩着母親露出的肩膀，富兒正爬下床去。

爲着要與孩子們做衣服的緣故，緋娜現在是更多的勞苦了。在公司裏工作回家后，她每夜都替人洗漿，少婦臉上固有的紅色，漸漸地消逝，從沒有加過度勞動的雙手，被肥皂沫激刺得又粗糙又起皺紋。她不像以前這樣傷心，愛哭，也許傷心已使她麻木？或者她已感到這僅是傷心的無用？“爲着自由，爲着獨立，爲着三個孩子。”她是需要奮鬥，和繼續不斷的

勞苦。她拒絕親友的幫助，自尊心使她不向任何人訴苦，她每天牯牛似的工作着，一點也不知道什麼時期——和什麼是她的收穫？像別的許多死了丈夫而守寡的女人們一樣。

一封來得兀突的信，使得她踟躕了。她坐在一張靠門的放在階沿邊的小櫺上，望着那未被扭乾還流着水滴的濕衣服發悶，大兒子站在她近旁的門檻上，其餘兩個小的是圍着方桌上在搶什麼。六月炎熱的天氣，晚上也沒有微風，無雲彩的天宇，顯得格外呆板，單調而乾燥！

她終於從身上取出這已經讀過兩遍的信來重看了：上面是一些充滿同情且帶媚惑的字句，用這樣動人的妮婉的語調，去述說他過去和現在，最後兌來兩百塊錢，還說再兌，如果她需要。

他——在她讀師範以前就傾心她的健羣，怎樣會知道她現在的苦痛的環境？更使她吃驚的是他在南京，很遠的地方，長江那頭的軍隊裏，消息這樣靈通，並且知道她此地轉信的親

戚。她煩難着接受與不接受的問題，結果她決心把它們(信和錢)照原寄處退回，她怪健羸多事，不應該！她覺得這是侮辱，雖然她不能確定這侮辱的大小。

公園裏的樹木已半黃落，場地的青草也帶枯萎的顏色，白日逐漸地短了。緋娜這幾天非常忙碌，她是預備着與丈夫蒙最末一次的會面，和把大的兩個孩子交給她的丈夫，因為她父母已經允許她到上海求學；離婚，也可以說不是，暫時分開吧？但這都於緋娜無關，只要她再有讀書的機會。

一個陰雨連綿的晚上，緋娜在最末警視過熟睡的三個小孩以後，她怎樣也忍不住她的悲哀，她站起來淚水圓圓地滾着。

“情文！”她兩眼直釘着她丈夫，像想從她丈夫的內眼抓住他真實靈魂般的，“我不能替你的，……”跟着又改正的說：“我不能替我們的小孩作良母，自然也不能替你作賢妻，這是我的不好！”她覺得丈夫的眼內浮蕩着懺悔的

光，他變得更美麗而和善了；因無度的浪行而致的又蒼白又疲倦的面孔，現在是充滿了精力。“我很抱歉！”他重重地接着說下去。“但，你自己知道，你怎樣對我！我做你的“奴隸”，不夠！在人類僅有的語言中是尋不出這樣適當的名詞。你踐踏我，像豬狗又像玩具似的侮辱我，在你前面我是沒有人格，沒有自由，沒有其他一切所謂神聖的東西！你是對的，你也如別的男子們欺騙他們的女人一樣欺騙我，這是因襲，習慣，……社會是這樣對待女人們的；我們的祖母，母親，都受着同一的壓迫，我呢？……”咽氣已塞住她的喉管，她停了一停說：“現在一切都完了，過去已成過去，在這臨走的當兒，我對你的要求是加意看護孩子，和允許我與孩子們通信！”她哭出哭聲了，她又努力地說一句：“格外……什麼也沒有了！”

“媽！”最小而剛才斷乳的三兒已被搬行李的聲音驚醒，她把他平時需用的東西一起收拾好了，“唉！”她由心胸裏嘆了一口，用手

撫摩着小孩的頭髮。

情文沒有說話，他倒掛着頭，眉毛緊蹙地皺在一起。在前兩天他已用盡了挽回的能力，怎樣也不能說服緋娜；他開始苦惱着女人的傲性，同時他又希望着不久將來的團聚；因為他知道女人們大多數是沒有恆心，而且他知道用各種方法去重新獲得。有門第的岳丈，定不會要緋娜再嫁，這點更使他非常放心。

在情文的護送之下，緋娜抱着全兒上了一隻直航上海的輪船，她記不起他是什麼時候下去的。當她醒來的一刻，茶房送了面水，她草草地梳洗過，看了一下全兒和她同艙兩個客人，她走出房門斜靠着鐵的欄杆上，回望到輪船已經過的來路。

機器發出沉重的聲響，煙囪冒着圓柱式的黑烟，却因風向而扭曲這圓柱的傾勢，左，右，有時拖在后面，恰像烟成的圓柱尖折着一個尾爬——或者折了一小段，在頂邊。除了山林，田野，約隱的房屋外，緋娜什麼也看不見；



水，船頭激起的浪花，船身拖起的水槽，一波逐一波的直到江岸；天已晴朗了，太陽黃金似的閃光射上水面，激起的水沫也變成了無數的珍珠，是美麗而透明。

緋娜沒有思想，她忘機地看着這湍激的江流，幾隻野鳥撲……撲的在江中飛起，漁船自由地起伏在快要吞沒了它的波心，汽笛吐着驚人地巨吼，震應山谷；她覺得什麼都恬靜，愉快！心裏充滿了歡喜。在工作以後，不，在結婚以後，她是沒有這樣自由地鑒賞過天空，河流……一切。她感到青春的力量，和創造的偉大，她是陶醉在這景物中了。

結果，她伸直了腰，在甲板上踱着，嘴角露出在少女時曾經有過這樣的微笑；但一瞬間又消逝在愁鎖的雙眉裏，她悄然地走回艙去，鄰人向她招呼。

她們相互地交換了幾句普通的問話，緋娜知道她們才由中學畢業也是到上海讀書的，說不定還要到北平。一個彷彿要大些，但至多不

過十八歲吧？她們倆都有着很圓的眼珠，小的口，單就衣服和有點同的面貌說，恐怕有人會誤認她們是倆姊妹的；小的似乎要活潑，聲音非常尖，笑得很響，的確這笑聲却引起緋娜的憤怒，毋甯說嫉妬，幾回她想扼着小姑娘的項頸，不使她笑出聲來。

——“你爲什麼笑得這樣響呢？張小姐！”

”緋娜問：她們已經廝熟了。

——“哦！”小姑娘做了一個鬼臉，舌頭伸在嘴外，“我不知道！江小姐，你不喜歡，是不是？”

——“不……”緋娜微笑着，握住她的手。

——“你很愁苦！”她靈活的眼球凝視着緋娜，“你悲觀！”

——“我老是這樣！悲觀？……”

緋娜沒有說下去，她望到江面，太陽火球似的在很遠的山頂上移動着，天際染成硫磺的顏色，被回光反映着的處所，都作黃金的閃光：巖石，山林，房屋，小橋，也變了透明的或

物；近一點，在江岸的山上，一些雜樹，楊柳，血似的赤楓，組合成複雜而調和的色彩。緋娜對這些景物出神，誰也不知道她是在看大自然或是在幻想。

幾隻歸林的老鴉，在空中劃圓般飛着，暮色漫漫地籠罩着兩岸，人影在山腰蹣跚，兩三處燈火乍滅還明地眨着鬼眼，衰老的秋風發怒了。

她倆沉默着走進房裏，全兒正歡娛地歌舞着，何小姐也在洗手巾，一個姓李的男子坐在對面床上，老是用手梳着自己的頭髮；緋娜知道他是何小姐的表兄，一個中央大學工科的學生，這次同她們一道的。他似乎在戀愛他的表妹，又像在戀愛張小姐。這是我的不習慣，神經過敏吧！緋娜這樣想：

她對於這男子不發生興趣，他那潔白而帶女性化的臉，已夠使她厭惡：這樣柔怯的動作，這樣弱的聲音，這樣有禮貌，像恐怕蹴死了螞蟻的走路……天！這是男子不是？

緋娜渴想着留在赤水的兩個孩子的心理，隨時日擴張起來，白日的思索，和夜晚的夢，岑寂裏，雜亂中，任何地方：他們的聲音，笑貌，有趣而天真的動作，一切都在她腦裏現映，一切都使她眷戀，懷顧，她失悔離開了這些可憐的孩子；然而直當她想到回過丈夫的身邊去時，她却又戰慄了。

一個模糊地矛盾……在她覺得是恥辱的幻想，從下意識的裏底生長着：她要求戀愛，她有權利戀愛，她怕想到結局，父母會對她怎樣，將永不會再見她的孩子。她苦惱着同時她又好奇地愛這樣的想像。

輪船到了上海，得着女友的幫助，她終於從輪裏搬到閘北，附近車站的靈生坊裏的亭子間了。而且在三天內她是進了一個職業學校。

冬回來了，上海的天氣比家鄉更冷。緋娜已經認識了幾個同學，上年就在上海讀書的同鄉也不常到家裏來談，她是沒有以前這樣寂寞；思念孩子的心理是沒有以前那樣的濃厚，自

然是有全兒不常來伴慰她的寂寞，雖他已送入了幼稚學校，但，有時也感到極度的痛苦。

這同一——印有軍隊番號的信封，魔術似的每天都在門縫裏被發現，掛號，快信，航空，使得緋娜麻煩。她怎樣再也不能抵抗這有力的吸引，多麼熱情的男子，一樣也不希望，只要求以姊弟的友誼對他的健羣了！

她很小心地回了他的信，檢點着非常淡漠而莊重的字句，以免引起健羣的野心；但最後她告訴了他自己無意學職業，下期想改考文科學校，父母恐未必允許，因為這會使他們多四年的牽累，而且她是已嫁，還有雖說脫離究沒有經過法律手續的丈夫，更使她多一層障礙！

從健羣的回信後，緋娜覺得他是思想清晰而能懂得文學意義的人了。他說職業的無謂，人生是有着真實的不朽的意義，貧弱的中國文壇，正需要有天才的青年來創作的……還勸她努力學外國文，“只要能翻譯，差不多就可以出名了。”結尾說他已有了兼差，主官現在

升了級，他也是由秘書主任兼軍政部參事了。如果她家裏的錢沒有兌到，緋娜要急於投考學校時，他可以幫助！要她不必客氣，以真的哥哥待他，他是與她同年而長她七個月的。

短期職業學校畢業了。緋娜已考入一個藝術大學的文科，家庭在無法阻止當中已許可她繼續求學；但告誡她不要接近任何異性，以貽辱於氏族。她丈夫是依然教孩子們進了學校，小孩們都非常記念她，富兒都常常夢寐裏喊着媽……

柔媚地春光，在人們心坎中蕩漾着一種像撫摩的情緒，是梵啞鈴的低奏樣，聽衆有意無意地被這優美彷彿悲哀的韻音而感動着，也許是苦悶，哭吧！也許是甜蜜，沉醉吧！在不同的心裏，起着不同的印像：詩人們會歌頌春郊的風景，農人們會趁時布穀，試着新衣的哥兒，小姐們會結春遊的隊伍，一切都在微笑。

一個晚上，緋娜呻吟在床裏，她覺得頭有些疼痛，四肢也異常酸楚，流行性的感冒使她

全身發抖，她無力地站起身來斜靠在一隻沙發上，經不起強烈的燈光似的閉上她的眼簾，夜氣溫暖地包圍了她，她深深地呼吸，她感到有些發熱，心弦顫動着，——可她不懂，然而她低聲唱了。

忽然她忘記什麼般的走出去，一會，她拾了一束玫瑰花和兩枝這樣白大的重瓣桃花，很快的踱了回來，把舊有的花枝除去，她用審美的鑑賞去移動花瓶的位置，疏斜地插着花朵；床，書架，一邊放着文具，另一邊放着裝飾品的小桌，幾張木櫈，一隻沙發，四壁有着同學們送她的詩詞和一些學校的攝影，恰好的佈在房裏。它們(用具)都露着舒適的面孔，透過妃色皺紙的電燈光，正像少女的微笑。

火車從車站駛過。什麼都靜穆，沉默，沒有星，淡淡地反映着疏稀的柳條畫一樣移到窗上，微風低拂過球場如茵的草地。一雙人影在近籬的小道上徐步，遠處，薄烟籠罩着。

怎樣一個夢的春夜啊！

她顯然有點不安，也不願意就睡，在書桌裏抽了一本書，平放在桌上，翻開了，可沒有讀。“健羣明天來上海了，”她心裏反覆地想着：但這對於她有什麼呢，他是有着公事，不，他是趕來看她的病的，因為他已得着密斯關的報告。她願見他，相反地她却怕他，預感使她覺到將來的不幸，他，是會攪亂她現在可以說平安的生活；如果他向她求愛，一個離婚的女子是沒有力量拒絕一個誠懇的男子的。她神經地顫動着嘴唇，想出各種的對付，結果仍然失敗。

她昏昏地睡去，當夜夢着她的三個小孩。

第二天，這無法避免的命運，終於到來了，只是沒有像緋娜所估計的這樣可怕；健羣是九點多鐘到她家來的，這不平常的扣門聲已告訴着是他了；她很鎮靜走去開門，臉上却有些發燒。

健羣帶着愉快的目光走進門裏，他望望這潔淨——曾經女主人用心整飭過的房裏，他微



笑着。小心地感問了她的病候和介紹一些名醫外，他又接着說：

——“房間藝術化，…兩枝好的白桃花…  
…對面還有一個大的球場……你買這樣多書  
麼！三個窗子，”他接說不連貫的話，幾乎使  
緋娜笑了。同時，她感謝他來看她病的盛意，  
所以在無意義的談話中也感到他相當的興趣。

一刻鐘后，他們什麼都找不着說的了，也  
許是沒有話題，但緋娜對他一句也沒有問。

他坐在靠書桌的沙發上，面龐斜對着窗口  
：那魁梧而碩大的身體，顯得有自負的神氣，  
在疏淡的眉毛下，他的眼睛似乎過小，隨時都  
像睡着一樣，口，鼻生得很得當，却有些呆滯  
，像許多有福的人一樣有着吃得肥黃的兩頰，  
很舒適地吸香烟，烟氣緩緩地在他近旁移動着  
。

緋娜却不滿意他有這樣不良又普通的嗜好  
，她是痛恨着各種嗜好的，烟，更是嗜好中最  
壞的一種。她想：如果他不吸烟，那就不妨害

公共衛生了，動作雖然有些粗野，但，這是大人物慣常帶着的闊氣的粗野；她怕看他眼睛，她覺得他眼睛是充滿了一件可怕的事實的證明，只要她一看它，立時就會爆發般的：緋娜對於這不說話的沉默，感到恐怖，在這沉默中，將發生什麼？她努力想用一句話去問他，可找尋得適當問話之前，使她困難了。

烟頭擲到窗外，烟氣圍繞着窗口，漫漫地擠出，待到窗外時，却很快地飛去了。緋娜顯然已不能挽回這可咀咒的沉默，空氣悶窒住她，自己急促地呼吸，使她心絃震顫得格外厲害，她願意跑出去，或者叫起來。

天曉得這沉默要延續多久，健羣似乎一點也不覺得的吃着女主人爲他裝在玻璃盤裏的水果，吐着，嚼着，……微笑捲住他的上唇，好像正在幻想什麼，說話，是會驚破這如許輕渺而美麗的迷夢的，他甯願永持着沉默，因爲那更使他愉快：望着自己在幼時讀書時代就傾心的她，是現出了焦急的樣子，胸部溫暖的起伏

，不安的移動着身子，在她謎似的眼裏呈现出惶惑的光，一不經意中碰上她的眼時，他是想跳進出，沉溺於不可測的深潭裏；他不說話，他怕她的拒絕，從她身上他看見一個新的，歷來不曾獲得的——雖然她已結婚數年而且有着別的女人的——愉快的許諾。他深深地恐懼着破壞這愉快。

在球場裏發出了一片轟聲以後，緋娜得救似的透了一口長氣，站起身來，健羣已立向對外的窗口。兩隊小學生在場裏賽球，一個教師模樣的男子，來回地跑着，口裏啣着銀笛，又很吃力地麾動他手裏的小旗。攻門的當兒，羣衆狂潮般吶喊着，隊員拼命地奪球，在守門的謹慎的疏忽中，球入了網；於是，一陣更繁雜的聲音起來了，一隊迅速地跑回原位，另一隊却帶着恢復的決心重新發球，這樣，又開始了。

——“什麼學校的學生？”健羣問了。

——“也許是南洋高商吧。”

——“多活潑！”健羣讚美似的說：

緋娜沒有回答，神經微微地感動着，她不明白是否是她已想着自己的孩子，但最后仍然微笑了。她喃喃地說：

——“孩子真活潑！”

健羣直瞪瞪地望了緋娜一眼，他轉向另一個窗口，踏着腳，又走了兩步，他顯然是在沉思，一會，他臉上現着決心的神氣，一會，他却低着頭，口裏吹出無曲的口哨，他心裏是被煩擾和紛亂撕碎了，他等待最後的判定；終於，終於他在自己的日記冊上寫好現住的地址，交給女主人，道謝走了。

在女主人送他出門的時候，只這樣說了一句：

——“有機會我可又來看你！”

——“請不要客氣！橫豎在春假和病魔繞擾的當中沒有上課。”

健羣接連幾天在這藝術化小的房間被招待着，他們已無拘束的隨便譚話了，有時他帶着

粗忽的大胆向女主人討論着各種的問題，也說到戀愛，但大家都似乎有意避免關於自己的提及。

一個春天常有這樣溫柔的夜晚，健羣又來了，仍然坐在靠窗的沙發上，依着緋娜無意的暗示，他是沒有吸香烟，兩隻腳交疊着，腳尖敲着光滑的地板，撐住右傾的頭的手，取着角度似的擱在沙發的扶手上；望着女主人幽幽地敘述，悲戚的，同情的眼淚幾乎落下雙頰。

——“是一個魔鬼——你的丈夫！”他興奮像是吼着：“這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餘孽，無愛情的結合，在一個新的女性是不能饒恕的恥辱，男子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在解放的場合上；但女子尤須自求解放，屈伏於丈夫鐵蹄之下，像貓常常屈伏於狗之下一樣的，這是弱者。道德，貞操，魔鬼曉得有什麼用處，他們是男人對女人的鐵鐐，而不是人對人的什麼高尚的鵠的！我們必須承認愛的意義：如果沒有愛，這世界將變得更殘酷，更野蠻，更無秩序，一

一切都當建築在愛的身上，這樣，才有着他的永恆和真實。丈夫，妻子，爲愛的鐵鍊所連繫，鐵鍊斷了，什麼都沒有了；若有人希圖或勉強委曲地結合起來，這不是無抵抗的“愛”，是罪惡！因爲“愛”是有對象，而且相互的，你能去愛蜜蜂不怕牠的毒蠶刺你嗎？同樣，你老愛着一個墮落的人，爲他受苦，爲他犧牲，在他，則毫不憐惜的對你，吃人的人，也許這樣說：‘盡婦道！’其實呢？自己踐踏自己！這才真……”

——“有孩子，怎麼辦？”緋娜插進去說：

——“唉！孩子，”似乎帶着輕蔑的語氣：“有許多女人都是這樣：當丈夫不愛她，或者她不愛她丈夫時，她的一切往往是要寄託在孩子身上，她覺得這自我的犧牲，是無匹的偉大；於是，拋棄她的理想，馴伏地跪在丈夫的腳下，哀求着永遠做丈夫肉體和精神上的奴隸，她唯一的慰安是孩子將來的成立。孩子像平常人

一樣大了，她的希望也逐漸迫切擴張起來，如果在她沒有看出她的如別的孩子一樣；至少同他父親一樣的不中用以前死去，那再好不過；不幸死在迷夢破滅以後，我說不出她將如何地悲苦一生沒有叩過幸福之門，追悔着過去的青春是葬送在丈夫的辱罵和不齒的生活中了！……”

緋娜注意着這大胆說她的人，好奇地感動了；但她毫無理由的覺到有些不相信健羣。

——“戀愛也不一定得到幸福，”緋娜說

：

——“那在個人的選擇了。”

——“都是謊人的！”緋娜加重語氣說：

月亮在無色的雲層露出頭來，外面非常沉寂，可以聽得到微風激起的樹葉的低語。健羣開始在房裏走動，皮鞋發出勻一的聲響，企圖一個機會的預備着的乞求，使他急躁了。不能向誰爆發的可憐的憤怒，握緊他的兩手；如果在軍政部裏，他是會像前晚上般擲一個杯子到

勤務兵的頭上。

——“坐下來，我們來走象棋吧！”緋娜望望走着的健羣，拿象棋擺在桌上。

——“好的。”健羣停住了脚步，等緋娜擺齊以後。

他不知道怎樣地走了一盤，現在是再也不能按捺他的意志了。他勇敢地抬起頭來，望到緋娜，然而又低着頭，吃吃地說，用手指劃着桌子，刻成幾根很深的直線。

——“娜妹！你知道我是在如何熱戀着你，從我們大家都在幼時的讀書時代起。”聲音有些顫抖了，更漫漫地說：“自然我是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不配同一個有門第的小姐結婚的；因了這點，我曾經痛恨過我小本經營的父親，和卑微的氏族，我也曾努力過想把你藏在我心坎中的印象除去，尋出你的缺點來減少我愛你的心；然而這僅有的醋意的怨怒，還敵不住我偷看你的對女友的微笑。天！我幾次想殺你，想自殺，可終沒有勇氣！結果我崇拜你，帶



着宗教的虔敬去崇拜模倣你的一切，你是神，是我的偶像：我學你寫趙字的筆鋒和帖派，我也試作詩，因為那是你喜歡的，兩三回學你五四運動在總商會講演的態度，是在寢室裏，曾引起同學們的窺視。我真要發狂了，如果我不從軍；但我仍然愛你，直到現在。……”

他在衣袋裏抽出一把半新舊的摺扇，一面寫着清太后的詞，另面還畫着歲寒三友的花，這是他輾轉求得的，求得緋娜親筆寫上：“化瘤”妹……字樣的——他運動他同學的妹妹夏某冒名去央求她書畫的——她現在才明白它（化瘤二字）是暗示了他（健羣）劉姓的意思，可她從前不懂。同時，他又在皮篋裏取出一張已經褪色——在她十歲時畢業於小學攝影中剪下來的緋娜的照片，模糊得僅能看出微笑着的嘴角。

——“這是我在一個遠房的妹妹那裏偷着剪下來的。當我生命危險中，也沒有把它失掉，它（像片）是我愛你的證明，它知道我向你流

了多少眼淚，假如它會說話，將告訴你這個。它是我苦悶的慰安，無聊的藉託；它是可愛的，但它是殘忍的，它老望着我微笑，在我對着它哭的時候，我憤怒，我想撕碎它；然而，它依舊動人地微笑着啊！”他眼裏擠出盈盈的淚水。

緋娜驚詫地望着他，這樣一個強壯而有毅力的男子，也會流着眼淚來的，可終於被他的熱情感動着：一張破舊的像片是保存得這樣久，無酬報的單戀，能永遠不變，這幾乎使人不會相信；但他却是在她面前，這樣近，眼淚還在流。他是在她未出嫁以前單戀着她的，現在也單戀着。從胸坎裏刺到鼻尖的酸氣，使她有點想哭，她掉轉頭，忍住了。她冷冷地說：

——“健羣！請你現在不要說這些吧！。。”她悲苦地凝視着他的眼睛，她要他停止。

——“不！我再不能忍耐了！我知道你從不愛我，現在……我可不管了；但我要對你說：我愛你！永遠地愛你！沒有你，我失掉了

生活的意義，也許能夠生活下去，可是活着的死人！……你不信嗎？你以為我現在是做着比較滿意的事，可惜你不能看見我心靈是怎樣空虛，你只看見我有着強健的身體，對的，我強健，但是為你！你將會看到我瘦弱，無力，又疲倦，等着吧！在我此次絕望歸去以後。……”

——“健羣！我求你！”她第二次阻止他了。她接着說，聲音放得很低。

——“我很謝謝你的好意！”這感動的聲音，使她自己的神經震顫了一下，她顯然有些慌亂的說下去——“我很念我的孩子，離婚，還沒有經過法律，我的父母要我這樣，你知道他們是怎樣一個頭腦，原諒我！我沒有權利再走一步，逼死我的父母；自然，我也不能讓步，隨父母依舊送我到墮落的情文那裏。‘我願孤獨！’這就是我的心。你不要再說，我心裏難過！我害怕！希望你還是以自己的妹妹樣待我！再懇求你一回，不要再說！如果……以

後我不會……再見你！”

健羣站起身來走了，忽然發現壁間掛着的洞簫，他無力地取下來吹了一曲，是悲秋的調子。

他接着喃喃地說：“這是紀念你的，從前你是愛吹這曲，當清脆的簫聲和淒婉的琴聲從月夜裏發出哀訴的時候，就是我在你家花園牆外的溪邊竊聽而沉醉的時期了。”他仍然很仔細地把褪色的像片和扇子收在衣袋裏裝好，垂着頭，皮鞋的聲音沒有來時踏得這樣響了。她送他出去，呆看着那可憐的搖擺的身子緩緩地踱出弄口，都沒有說話；她記不得是不是他到外面時，回頭來望了她一眼。

兩天後，緋娜得着一封信，是健羣抵南京時寄的，很簡單地說他在她家裏出來之後，就搭夜車回去了，其餘沒有說什麼，這却使她歡喜。

她又很安靜地讀着書，門縫的信封，依然魔術似的每天都有，父母的信，一個月也有四

五封，總是說着：“用心讀書，拒絕異性，謹守女箴……”一類的銘訓；健羣的信，却是這樣熱烈地追逐着她，他已發出他和他家裏的妻子雲離婚的宣言。信中和口裏都說着這樣怕人的話，如果她拒絕他的愛，他是會自殺，請她不要以為他沒有勇氣，他當聽着緋娜最后的判決，生或死。

時間如飛的過去，娜緋處在這兩個極端的矛盾當中生活着，她不想解決，可也不願意解決，矛盾在心裏逐漸地生長，她明顯地知道這終有不相容的一天的。一面她回信安慰她的父母，誓守着他們的教訓；另面，却同情他，但請他不要這樣逼切，現在她不能說，……她不可能！希望他了解，她是如何地一個不幸，不自由的人啊！并且請他下回不要再送來東西。

生活像水一般平淡，一天上課，回家，看信，復信：放假，暑期過了，又上課……寒假。這樣一月……一年……的流去。在緋娜——在每個學生——不如說在每個青年當中

，并未惹起誰何的注意，和無學的恐慌：他們不怎樣懶，却也不怎樣努力，都不深刻地去認識人生，只對人生抱着旁觀的態度，他們沒有正確的意識；但很歡喜對着什麼都誹謗，嘲笑，無誠意，自私！

矛盾在緋娜心中不可掩飾地加劇，她煩惱着一切事都快要到來：不能抵抗健羣的愛，她現在是同情他了，應用健羣的話去對家庭敷衍。她想沒有在與健羣正式結婚之前，無論如何不使家庭知道，她希望這樣延長到她畢業以後，因為她要想回貴州看視父母小孩一次。她不告訴健羣，他是會逼着她快結婚的。如果她說了“我愛你！”的話。

什麼都像她所料到的這樣簡單，快意，因她固執的堅持和嚴峻的拒絕與丈夫復活；所以她的丈夫含恨地跑到上海來把全兒引回去了。記得是在九江他這樣暴怒的信，說她聽健羣的指使，他願意和她離婚，并咀咒她將來沒有好的結果，她是敗壞了江家的家風，情文族裏是

沒有再醮之婦的。緋娜心裏雖然有些難堪，但  
有什麼法子挽回這半途離婚的慘劇呢！想到三  
個孩子，她却流着眼淚……

在酷暑裏的太陽，早上也有些惱人了。車站上已擠滿無數的羣衆，力夫們吆喝着抬到客人的貨物，人們蜂樣的擁着行李房，買票間。月台上有不耐煩等車的急燥兒在那裏，這裏，散步，像要偷聽別人什麼似的，時不時停在正在說話的人們的旁邊；去避暑的有錢洋人，也愛在月台上走着，但他們走得非常大步，挽着妻子，女兒，和心愛的小狗，他們對誰都不注意，兩眼直視着無盡長的鐵軌，或眩目的天空，皮鞋發出與衆不同的聲響。

一個很匆促的女子由站外走了進來，在她左右迴顧和略現慌張的神氣中，可以知道她是第一次搭這路車，或試着要做一件冒險的事。她臉是這樣蒼白，眼皮似乎浮腫，眼瞳發黑，因緊張而使得嘴唇顫動，草帽戴得很低，全身在裸露着胸部的綠綢西服下面，緊束的裹着，

非常時髦，表情莊嚴而凜冽，手裏提着一個小的旅行箱；她向站裏的警察問了買滬杭車票的處所。

照站裏的標示她進了月台，機械地在人叢中走過，立在一株木柱旁邊，許多人回頭望她：因為她的裝束，而且單獨的沒有伴侶；她好像似不覺得，她呆看着發光的鐵路，直待火車到了的時候止。

雜沓中，她已找到一個地位，車頭長嘯着，送行的揮着手巾，列車駛出車站後，加足了速率，人們靜默下來了。車裏賣報和食物的小工，拖着幽幽地聲音。一個老年人在喀嗽，非常難過的吐着口沫，鼻涕弔在手指上，他用烟黃雜色的手巾扭着他的鼻子和手指；人們厭惡地掉轉他們的眼睛，近旁的小孩，却對他貢獻了‘吃茶’的意見。他對拏茶給他喝的慈心的婦人說：他已當了二十多年的軍隊裏的伙夫，現在被編遣回家，他很歡喜能夠再見他的故鄉，和妻子，可他一想到生活的困難，他不覺又



懷疑起社會制度……

——“你……是江小姐嗎？”一個穿着印度綢的女人，望到剛從遠眺着車箱外的田野轉回來的穿綠綢西服的女子的眼睛說：

——“是的，你……哦……何小姐。”她想到了，是在出省時同着房艙的客人。她是胖了些，眼睛仍然很圓活地轉着，似乎加上一種沉醉更像驕縱的光輝，小的口蕩漾着微笑，是幸福與滿意的交織。一個穿着漂亮西裝的男子，頭疏得很光，潔白的，……什麼都是潔白的，女性化，這是何小姐的表兄，他向她招呼。

——“張小姐呢？”緋娜問：

——“她在北平，你到那裏？”她反問着：

——“杭州。”

——“我們也一樣。”

緋娜懶懶地和她應酬幾句後，又側身看過窗外去了。她揭開了草帽，微風吹拂着她的長

髮。

她什麼也沒有看，也沒有想什麼，她絕對需要安靜，疲倦地半眯着她的眼簾，第一個她意識到的：“睡眠”，兩整夜沒有睡覺了，她想睡；但燥耳的機聲，愛談話的人聲，叫賣聲，最重要的是，心裏怎樣都不能安甯；烟氣迷霧似的車箱，使她難於呼吸；汗臭，烟薰，嘈雜，……只有魔鬼會告訴你，這是怎樣一回事。

健羣病了，病得已經快死，信裏並沒有要她去看，然而她怎能不去呢？他是爲她病的，殘忍地讓爲愛她而病的人死去，她無論如何也不願這樣。問題苦痛了她幾天，末了，她決心去，她要答報他以前來上海看她病一樣的盡良心上的責任；她不知道會得着什麼結果，但什麼都不怕，如果他的病能好！

她深深地想念健羣了。她開始吃驚着：怎樣這麼愛他呢？爲了他的地位，爲了金錢，爲了愛，她起初就覺得討厭，爲了他的誠懇，“

誠懇”，緋娜承認這個，誠懇感動了她的內心，她苦痛，她流淚，一切都獻給在誠懇下面：  
真情。

“誠懇”使她不顧家庭，犧牲孩子，堅決的脫離丈夫，使她感到人的真實，溫暖，重新回復於愛的途上。有人會笑她，趨炎附勢，愛上了有地位的闊人；也許有人會罵她賣掉了階級，愛上這小商人的兒子敗壞了她詩禮的家風。這由他們吧，她自己却以為愛了一個有誠懇的心的男子！

火車一站一站地駛近杭州，緋娜的心跟着緊張起來，疲倦而略顯浮腫的兩眼，射着興奮地光；她立起身子，整整下裳的綳褶，她又坐下。何小姐對她說話：

——“你往什麼地方？”

——“我去看朋友，你呢？”緋娜隨便地向她反問：

——“我們住西湖飯店……”

緋娜望了他們一眼，他倆都微笑着，“他

們結婚了。”她想：

一架黃包車由白堤拖過，車夫急促地喘着氣。炙熱的太陽正火燄似的照着全湖，堤濱的列樹，楊柳，乾燥地垂着它們的頭，沒有行人，小船都睡覺般坦開肚子，一動不動地躺在水面，湖裏的居民像被魔術禁錮住了，靜悄悄地沒一點聲息；西泠橋畔，圓葉鋪滿了湖面，紅白地荷花盛開着，幾處蟬子的嘶聲，在孤山的頂上，叢林裏；一尾青色的魚從水裏躍起，正如小孩擲了一個大的石頭在湖裏一樣。

緋娜坐在車裏，她腦筋非常昏痛，無感情的望着湖中的風景，她想很快的看到健羣；不同的心理，却希望黃包車拖慢，或者路該再遠一點。太陽曬着她的撐着傘的手臂發痛，兩耳燒癢着，臉頰因熱氣和內心的激動，染得格外的紅，不安的呼吸，像一個姑娘第一次去赴她愛人的約會似的心情，是害羞而且有些顫抖啊。

她終於在一個飯店門口下車了。

她問了茶房，向樓上去，手裏提着小的衣箱，在扶梯上一步慢一步地走着，她眼睛不自禁地向後望，像有什麼人追蹤她樣；附近她所要尋找的號數時，她心裏更激烈地跳着，腳步越放得慢了，躊躇着，但痙攣地用手敲了八十二號的門。

——“誰？”勤務兵把門開了。

健羸嘴唇現着悽慘的微笑，眼裏頓時擠出滾圓的淚水，兩頰深深地凹下，眉毛顯得格外粗大，顴骨高聳着，蓋在被裏的胸，肚，想來沒有從前這樣挺出了，他愈變得很老，但又變得很小，像一個可憐的小孩，是被遺棄的可憐的小孩，他是如何地需要看護，安慰和愛撫啊！緋娜非常心痛地望着他，她真想哭着，立時跑去伏在他的身上，她安慰他，她要對他說：“什麼她都聽從，祇要他的病會好。”她是這樣仁慈地因他的苦痛直觸着她偉大的母性的愛；但她却沒有，她依然慢慢地走到他的床邊。

——“你病怎樣了！”緋娜摸着他的頭，

“你溫度很高！”接着說：她眼裏充滿憐憫和同情的光，她心酸了。

——“今天好些了，溫度已減輕兩度。”健羣發着微弱的聲音，無力的頭，向前邊移動。

勤務兵倒來面水，健羣望到這梳洗着的緋娜的側面，他微微地呻吟着，他想坐起來，可癱軟仍舊使他不動。

——“你熱嗎！”這微弱的聲音，再在空氣中顫動一次。

——“還好。”緋娜草草地洗過了臉，髮髮蓬鬆着，嬌媚地斜靠着近床的桌子。

不知爲什麼健羣的淚水，在他凹進去的眼腔裏不斷的湧出，而且嗚咽地低泣着，很傷心地抽搖，使他全身蜷屈了。他望到緋娜，緋娜坐過床去，溫柔地替她拭着眼淚。勤務兵出去了，屋裏非常沉寂。

——“娜！”對她第一次叫出這親暱的稱呼：“我快死了！……”

——“不，你不會，你不能死！”緋娜急促地幾乎成了哭喊，她流淚了，是流得這樣快，溫暖地滴到健羣伸出被外的瘦瘠的手。

——“在這將死而未死的一瞬間，我希望你了解我的心，我為你病，死……我一點也不失悔，我的心，已附着在你靈魂的深處，在你的苦悶中，微笑裏，你會忘記我；但這顆愛你的心，這顆在十年以前就熱戀着你的心，將永不會被忘記，雖然你始終沒有愛過它，它却永遠地沒有背叛你！”他聲音發抖，繼續着，更顯得微弱了。“我是不要你來看我的，在信裏我也這樣說，我怕見你，你使我痛苦，你不會愛我，過去，現在，以後我死，一樣的不愛我！我自己也知道是不配你愛。我不懂文學，無修養，無趣味，縱努力學你作過詩，但一切都非常淺薄；我是入法專的人，沒有文學的天賦和嗜好怎樣辦呢！固然，我很愛文學。”

——“我沒有怪你，一個人不是萬能，我和你一樣地不懂文學，我什麼都不懂！”緋娜

哭着說：她低着頭，像讀着懺悔詞一樣喃喃地唸“我苦你了……”

她望着他消瘦的肩，頭髮，臉頰，扁平的鼻子，是顯得沒有了。……健羣無力地呻吟，一隻手壓在緋娜的手上。

——“你不愛我嗎？”健羣眼淚模糊地望着緋娜。不知道怎樣他吻她了。

病人詫異地凝視着已立起身來的緋娜，他彷彿夢似的表情，可很清楚地記着剛才的吻，他知道緋娜接受他的愛了。他，夢想着的，這樣撩人，爲她病……死的緋娜，現在真會愛他了，他感動地流着眼淚，嘴角却迸出勝利的微笑；但他不明白緋娜爲什麼悲切的嗚咽。

——“你愛我了！”健羣注意到緋娜流淚的眼睛，有些不放心的神氣說：

——“是的，我愛你！”臉上泛出紅暈，兩眼微微地向開門的處所窺視了一下。

——“你爲什麼儘傷心呢？”

——“我不知道。”



——“你後悔嗎？”健羣又要求地說：“吻我！”

一個深長的吻後，病人已儼然有些疲倦，緋娜柔媚地撫着他的頭髮，他眼睛漸漸地眯下去了，非常愉快地露出他參差不齊而黃金似的牙齒。

據醫生的報告：“病人溫度已減低，現在並無生命危險……”緋娜是在看護他病好後才回到上海的。

在畢業後結婚的話，終於取得她的同意。她覺得非常幸福，她愛了這樣熱戀以至於甯願犧牲生命去愛她的人，她是再生了。一切都變得愉快，可愛，甯靜，調和，人生也沒有這麼奸險可怕了，未來的歡喜正張手等待着，她已窺見光明之路，不如說她已走上光明之路。這劇變的思想，却使她吃驚，她成了另外一個緋娜，新的，蛻化的，的確，她聽健羣的勸慰也不十分思念小孩，像是很久遠，或者前身有過小孩一樣，她記不得他們的年齡，面貌，祇

彷彿一個陰影還留在她生活的回憶裏；父母，她努力的結果，仍然保持着平衡，可沒有這樣尊崇他們的意見了，恰相反，她是在不戀愛的訓言當中愛了健羣。從前所認為女子的美德，現在她否認着，她相信戀愛，“戀愛是人生的第一義。”她毫不懷疑地這樣想：

什麼能夠攪動這樣地想像呢，健羣真摯的愛她，她幸福地被愛着。青春的血，還在她血管裏循環地活動，當她兩頰迷人的紅暈尚未消逝以前，當整個的姿首尚未變醜以前，她是有權利戀愛的；雖然她已在自己的生命中演了一齣悲劇，像已驚醒了的噩夢似的，誰還在醒了以後，永續着悲哀呢，從前，也許，但這是幾年，百年，幾千年的從前是這樣，緋娜却不再當櫻子。

緋娜在幸福的幻想中，過着這快要畢業的日子。她將使他愛人快樂，而健羣無盡藏的愛，會填滿她過去的空虛，她們將來的家庭，一定是美好，和氣，未來的一切，都是更可愛，

更活潑，更有發展，因為她們倆都很相愛的緣故。健羣有時每天兩封航空快信，這熱烈的情話，更足證明他定永遠不負她。

試驗期一天迫近一天，緋娜期待的心情也跟着一天一天的急切，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她不能安靜的讀書，不想預備試驗，她感到大學文憑的無用，連驅飯吃都不行，不管你有無學問；舊時的沉默，她一點也沒有了，現在她非常會說話，非常滑稽，嘴裏老是微笑着，她願意和男女同學們談，公園更是每天必去；她怕寂寞，寂寞將引她想到健羣，想到……一切，則更會使她難過。她已通知家庭，“愛健羣了。”却毫不顧及家庭將對她怎樣。

越快越好的畢業試驗終於完結了，爲着結束一切的藉口，緋娜仍逗在上海，她說不出想遲延的理由，但她只覺得願意這樣，究竟遲延好久呢，她却一點沒有打算，也不是上海好玩，也不是怕見健羣，更不是她已經不愛健羣了，用不着說不是愛情的幻滅，而是妃色的迷夢

正籠罩着愛情的本身有着最濃厚的詩意的時候，她是深深地恐懼着，可沒有人能理解這恐懼是什麼，預感吧？神經過敏吧？是一種像她們已經過第一次失戀的內心所感動的或物有意的恐懼；不然，好像薄霧浸濛着的景物，一經實現就會變醜了吧！她很少出去，每天都坐在房裏，讀着健羣催她快到南京的信，這使她歡喜，這用深厚的愛情寫成的信，同樣，她每天也回信。

她已不能再逗留下去，這逗留很快地將要成爲罪惡，緋娜是在健羣第二次派勤務來接她時搭了京滬車特別快。

一個雨雪紛霏的早晨，健羣在車站上接到緋娜的。在回特別爲緋娜預備好的公館的汽車裏，他是對緋娜說着關於他怎樣想念她，長時期的失眠，和在辦公室打瞌睡的笑話，都一起告訴緋娜了。他感動的吻她，顫抖地喊着他有權力喊的最親暱的名字，他幾乎要發狂了，如果不是在汽車裏，在街上。

——“羣，鎮靜一點，別人看見多麼笑話啊！”制止着他的熱情說：

——“不！我愛你！”健羣吻過嘴唇去，她却很巧妙地避開了。

汽車一條街一條街地駛過，雖在八點多鐘的南京，商店已完全開了門，狹窄的街道上，已走着無數的行人；汽車開過他們旁邊時，他們是這樣可憐讓避着。一個小巷口，他們甚至於用背死勁地抵着牆壁，因為有了汽車的容積，就沒有他們的容積了。上辦公廳的闊人們的汽車這樣多，都風馳電掣樣地駛着，一不當心，可不是玩的；在落雨時行人的衣服，誰知道會要成什麼樣子，這可咀咒的街道呵！緋娜望到街上的泥漿發悶，可沒有什麼感想。

一間很清潔的房間，這是緋娜的寢室，裏面陳設非常簡單，但非常精緻。健羣替她解說這是暫時住着的，以後還要新建西式洋樓，因為南京不容易租屋子，並且大致都不甚好；他想靠近紫金山，或者靠近那些風景好的地方租

結婚時用的房子，則須得他倆過幾天再行商量。緋娜露着滿意的微笑，娘姨們，已把她的被蓋鋪好，健羣請她去睡，他想她是太疲倦了，在車裏一夜一定沒有好的睡眠，雖然他是爲她買的臥車票。最末他要走了，下午，不是就晚上，他約定她再來看她。出門后還回頭說，要她留意保養這次旅途的勞頓。

四天過去了。誰能在愛人與愛人之中，當她們第一次委身給所愛的一瞬間，說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麼？一句話可以使她們陶醉，一滴眼淚，一個動作可以使她們刻刻不忘，有時像保持生命般保持着她們的心靈，有時只稍微爭執就能夠揭去她們的秘密；她們又多疑，又大膽，又放浪，又能堅守，是多樣而複雜。信任會盲目着她們的行動，但有人必須經過重大的儀式方能結合，自然這儀式未必能保障情愛，在不同的生命中，演着不同的把戲，沒有人會告訴你這是爲什麼的緣故，可緣因都在他們的感覺或者下意識的裏底。

決不是熱情的衝動，他們結婚的典禮快在一瞬間，緋娜並不追悔這個，她們心裏一點陰翳也沒有的坦白的結婚。她愛他，相信他，同情他，也許說是可憐他；他已爲她受了十多年的苦，他是決不會欺騙她的，不管怎樣，他將永遠地愛她，從前，現在，將來，會一樣。

他替緋娜買了很多東西，衣服，飾品，以前想買却因經濟能力而沒有買得的貨品，她已儘可能的有着了。在一切要好的偉人中，標榜她，誇耀她，說他也不及她艷若桃李的面貌，堅韌不拔的精神，固窮的個性，富有天才的詩詞，寫得怪好的趙字……是現代女子中所僅見的……除了說好而外，還有什麼呢！他們都祝賀他倆，他們似乎都羨慕他，嫉妬他，而對她發生好感。

一禮拜很快地跑去，緋娜覺得她如何也不能離開健羣了。蘊藏着的歷來沒有自由爆發過的情愛現在像江河般的橫溢着。她驚駭着健羣許許多多的優點，都是她以前沒有覺察出的：

他有他特別的風度，在先或許以爲他太肥大的身體，這來她却不要樣想。扁平的鼻子，扁平的鼻子啊！她是發現他的趣味，她愛這鼻子，她讚美它，她很想寫一首詩來歌頌它，它的表情是多麼深刻啊！健羣微笑時，它微微的顫動着，是春風吹拂到細柳所起的一刹那的波鈔樣，這樣輕快而動人：它表現了健羣的思想，健羣的智慧，健羣豐富的愛，和多種多樣的感情，她相信它是還會哭，因爲這是健羣精靈集中的地方。

無論在健羣對她的或種事務上，都使緋娜非常滿意，她用一種溫柔的嘆賞去接受他的細心，用愛撫的饒恕去原宥他的疏忽，他什麼都依從她，她幸福的被愛着；在過去結婚時沒有得到的慰安，同自己沒有覺醒的愛情，她是重新地獲得和啓發了。假如相信因果的話，她現在的幸福的原因，正是彌補着從前的不幸果吧！

是個冬天少有的禮拜日，沒有西北風，太陽像初春似的和暖地照着赤裸的大地，簷前的



小鳥試叫着，懶慣了的鷄鳴用嘴梳理着牠們自己的羽毛，小狗呻欠着，抖擻着久於伏屈的身子，向門外跑了，人們開始活動着想出門外走走的心理。是在這樣的好天氣，健羣約緋娜到夫子廟去。

同別地許多繁華街道一樣，茶樓，酒樓，戲院，百貨商店，大公司，無數人羣，汽車，黃包車，馬車，嘈雜，喧囂，還有什麼呢？緋娜同健羣在人行道上走着，是挨得很近，她覺得什麼人都對他們望，小孩子立住不動，有些人走過去又回頭了，緋娜嘴裏露出微笑。紅大衣在陽光中顯得格外美麗，高跟皮鞋發着光，和健羣的皮鞋聲一致的響着，清脆，悅耳；她以為今天這許多人都是證明她倆的愛戀的，也許，是為她的幸福作陪襯的。健羣對她說什麼，她沒有聽，却很自然地聽他挽着她的手。

午餐，買書籍，看電影，進川館，在歸家的汽車中，健羣抱住緋娜的肩臂說：

——“你很好麼？”

——“是的，我非常好！”接着她又喃喃的說：“我夠幸福了，。。。我愛你！”她嬌媚地頭倒在健羣的肩上。

電喇叭在寒風中顫抖着，兩三點搖搖欲落的小星，不住地閃爍，街上已少行人，黃昏的路燈，因風吹得快要倒塌的樣子，一個警察在街口梭巡，兩架黃包車拖過，轉角地方，有人拍門，大聲的叫喊；緋娜打了個寒噤，帶着人們在快樂中常常感到的淒涼，她整整大衣的皮領，輕微的嘆了一口氣。

——“什麼？”健羣問：緊抱着她。

——“沒有什麼，”她眼睛凝視着前面。

——“我們還不夠相愛嗎？”

——“不，我們很相愛，但，我有些怕！”

——“你。。。 ”健羣性急地口幾乎是吃的說：“你爲什麼這樣想，我永遠是你的，我愛你，可惜你不能看到我的心；若然，你定會驚訝而且察覺它是如何地熱烈，如何地忠誠

的對你啊！”

——“我想着我的父母了。” 緋娜冷冷的答：

他倆都沉默了。回家后，健羣又開始談話：說到今晚餐的菜沒有午餐的好，影戲院的片子也很壞，趙子昂的帖也沒有北平買的好，甚至於談到結婚時的佈置，已預備好而沒有向她說的偉人證婚，請假去東洋或其他的不地方度蜜月，在明春同到美國去留學。他是再也不願作事了，因為他可以帶原薪去外國求學；緋娜對留學問題非常熱心，以前她不是常常去信叫他絕對戒除一切嗜好而練習科學嗎？可疲倦極了，終於沒有說話。

北風吹得很大，瓦屋發出微細的聲響，落雨吧？不然，下雪，窗格震動着，屋裏非常黑暗，但模糊地可以辨識傢具的形狀和大小，掛在衣柱上的大衣像幽靈似的立在衣櫃的那角，電燈的磁蓬發着白色的閃光。緋娜是驚醒了，她聽到外面的風聲，一陣寒顫從背心掠過，她

側着身子，痙攣地屈縮着雙腿；雨落得更大了，還夾些雪塊直打在玻璃窗上，也許是好聽，也許感人。

緋娜再也不能很好的睡去，她想到她的遭遇，奮鬥，離婚，現在新的環境，父母將對她怎樣？孩子依然在她腦筋中留着很深的印像；這可憐的三個孩子，父親從沒有愛過他們，母親也不能再見他們了。她愁苦地搔着自己的頭髮。一種不明顯在她也以為無謂的意識在心裏浮現出來：是今天在影戲院裏一個穿着灰色皮領大衣的女人招呼健羣，她們沒有說話，可健羣臉紅了，登時健羣解釋：說他是他同事的夫人。這普通的招呼，使得緋娜有些煩惱，她沒有理由答復健羣的臉紅。她開始奇怪，但終歸不過是奇怪罷了。

結果承認她是太愛健羣了，不顧一切的以整個身心交給健羣，她怕會失掉他，佔有慾使她嫉妒與健羣交際的女人。她相信一個很小的石子也可以激動平靜的湖水，她們夠幸福的生

活，是不容許有任何攪擾的；況還沒有結婚，這非常可怕，如果……她是不能忍受重演第二次悲劇了。

時鐘已敲過四點，她朦朧地聽着窗外的雨聲，漸漸消逝到很遠的地方去。

清晨，健羣很早的起身走來這隔壁的一個短小的巷裏的門口，他停住了脚步，向着正從屋內出來的提着菜籃的娘姨問了一句，接着他很快地走進門去。

半掩着的一間掛着白色門簾的房間，由門外可以望到房裏的玻璃衣櫃，一部分的几椅，剛才揩了——還有乳水氣的地板，衣架，一雙平底皮鞋是平放在衣架的下面。健羣屏着氣，像小孩子做玩意似的墊着脚走，但過肥的身體却擠得門響了，他嘆哧地笑了進去；一個女人睡在床上，醒了，望着他，做着不高興的樣子。

健羣假裝不知道這樣直走到床邊。

——“你筋肉真多！”健羣說着，伏到她

的臉上去，想吻。

女人撒嬌地扭了一扭，她眼裏流淚了。

——“不，不……你去吻你的女學士吧！”偏過頭去，眼淚更多的湧着。

健羣楞視着她，湊近的身子，向後退了一步，盛氣地。

——“你們，你們女人們，總是喜歡吃醋！我和江小姐是在沒有同你結台之先就訂婚的，你不是曾經代我寫信去四川問候過她嗎？這，……怎能怪我呢！你不是說過當姨太你都願意，現在可又來同我搗鬼，我真不慣！”

女人哭得更厲害起來，嗚咽使她透不過氣。

——“儘哭什麼，駿！”健羣帶着安慰的語氣說：一隻手從被裏放進去緊抱着她的腰，在她想掙扎的嘴唇上結了一個深長的吻。

——“你騙我！你騙我！”駿叫了出來：“在我們結合之先，你不是說沒有愛人嗎！並且以後決不會愛別人嗎！吃醋，搗鬼，對的，

我們女人總喜歡；你，……你玩弄我們，踐踏我們，我，江小姐，其餘更多的女人們，都在你假面具之下，忍辱着！屈伏着！都變成你的玩物，趁你的高興想玩便玩，我們會像吃過香烟蒂一樣，毫不顧惜的把我們丟掉；在你的權力之下，你可以重新又買，又喫，又丟，又買；天！這是什麼，你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 急促得回不過氣，她停了一停說：“我沒有不吃醋，江小姐，像我，像她們同樣地受你的謊，我們誰都不是誰的情敵，只有你才是我們的公敵！……”

——“嗷，你瘋了！” 健琴不等她說下去吼着：他臉紫漲得像一個鼓氣的蝦蟆：

——“是的，我被你謊瘋了！我是貧民，我沒有學問，沒有面貌，我的父兄都靠你代他們找事來維持生活，你儘可以把我弄死，或逼死，是沒有誰會向你說話，就說話也沒有用；你有投機得來的地位，你有敲竹槓括來的金錢，最好多給點錢跟我母親。” 悲泣已壓倒她不

能再說了。

——“報告參事，李處長在中央飯店請打牌。”一個勤務兵走進來說：身子筆立地行着軍禮。想來已尋了他一會了，氣喘吁吁站在那裏。

——“我曉得，滾！”健羣說：勤務退出去了，他回頭望着收不住眼淚的駿發悶，不安地搖擺着，鐵床發出收收……的聲響，最後，他終於說了，但很勉強。

——“駿！你放安靜些吧！你知道我是始終愛你的……”

——“廢話！請你不要再誣我！”駿插進去說：

但他沒有理她，仍然繼續說下去：——“這是我的不好，從前沒有告訴你我有愛人，但我愛你，這就夠了；在我們相愛的原則上，誰也沒有欺騙誰的，自然，在我個人道德說，或許是對你不住，可這決不是欺騙，不過只是沒有告訴你‘我有愛人’罷了；佔有慾的出發點



，是自私的，是封建社會的遺物，我不能永遠佔有你，正如你不能永遠佔有我一樣。這也不是說愛情是流體，而是轉變，人的思想，學識，見解力……是進展的，有時是退步的，依着人的……進展，與退步，愛情是有意無意受到影響，當然不是玩弄或遺棄；如果在我愛你之先，是爲愛而愛，這正常的，如果是爲利用你——不管精神和肉體而愛你，這才真是欺騙！”

——“騙子！一個人能夠同時愛幾個人嗎？在社會特許的男子可以，——尤其像你們這樣的偉人，更爲所欲爲；我也不知道你愛我的動機怎樣，但至多也不過是調劑生活罷了。現在我不必解剖你，事實已充分證明了你自己，算了吧！你不要再騙我；我曉得已經有很多不幸的女人被你騙了，在江小姐之後，我也曉得還有許多女人你好騙的。”駿表情是憤恨而悲苦。

健羣氣沖沖的說：——“想想看，我是怎

樣愛你！”帶着帽子，衝出門外去了。

一個盛大的筵席上，有一打的闊人們在談着各種的問題：軍事啦，政治啦，一切的社會現象啦，他們都像很起勁，很了解的討論着。平常愛發表意見的健羣，今天却沉思着不說一句話。他想到駿，想到緋娜，想到……在他慣於處事的腦筋中被擾亂了。駿，是他北伐時候同一政治部的小職員，她神經質的扁圓臉，常常引起健羣的興趣，不很美，可異常肉感；四年以前，他們身體上早發生關係了。也許說他很愛她，或者很愛過她，健羣是在江北一見就叫來的；不過駿和她的母親都是崇拜地位與金錢的，那就好辦了，她是平民人家的女人啊！這當然不能對緋娜說的，一個孤高女子，你怎樣也會說不通的，從前她和她的丈夫倩文離婚，不是同樣的事實麼！但須很快地暫時解決，不然，是不能挽回這僵局；於是，他決定和她暫不過問，藉着今天已與她鬧翻了的緣故。

晚上，他來到緋娜處對她說了許多誓不相

渝的話，并且逼着她說她在藝大裏一定有戀愛而沒有發生過戀愛的同學的姓名。

——“你有很中意的同學嗎？”

——“是的，有。一個姓宋的同學，我很欽佩他的文學，因為他曾經寫給我有許多富於天才的詩歌。”

——“你戀愛過他？”

——“不，我已先愛着你了，那裏還能再愛着他呢！可他現在已有愛人了。”緋娜秀媚地眼睛凝視這像要吃醋的男子。

——“不，你不忠！你不忠！”健羣如雨地吻着緋娜的手，頭髮，前額，使她格格他笑了。

幾天內，緋娜感到健羣更愛她了。他注意到很細小地緋娜不滿意的地方，他極力遷就，安慰她，說服她，他依着緋娜的嗜好，作自己的嗜好：讀書，寫字，作詩，他不喜歡出去應酬了，他說在應酬裏消耗光陰，真不值！但他非常不安，而且有時竟至慌亂，他不告訴緋娜

緣因，則使她非常擔心，她確切地知道他心裏是有什麼事，也許是公事，但她說不出是什麼公事，會使他煩惱到這樣；健羣却不承認他有煩惱，然而他是常常在沉思裏。

一個惡劣天氣的早晨，西北風刮刮地吹着，天空彤雲密佈着，被它掩護着的塵寰，是埋葬在一種陰霾的晦氣下面，好像預告大禍將臨在人們的頭上似的，沙粒撲面地揚起，逆着風拖的黃包車，一步一步地才學走樣移動，街上是非常擁擠，忙亂，買物的，賣物的，匆匆跑着的收欠者，在這一切都應告結束的時候，表示出年關緊張的氣象。

緋娜起得很晏，頭有些昏痛，輕啞着，背脊發冷，是着涼了。在她疊起被子的時候，一串金屬聲很響地落在地板上，健羣的，她拾起來，有幾個外國的有孔的銀幣，一把小刀，還配着幾把鑰匙，一條鐵鍊，一個鐵圈把所有的穿着，她隨便掣牠放在枕下。

在她梳洗好了以後，一種按捺不住的好奇

心控制着她，她想秘密地開視健羣的箱子，床底的箱子在向她引誘，牠們馴伏地躺在那裏，像急切需要人去活動牠們樣；但她仍然不動，她想：“這是無意識的事！……”

她還有什麼疑惑的呢，如果說人間夫婦相愛，那她們就是這相愛的典型了。她倆都發誓不秘密一件事和一句話，什麼都是公開的，開箱子，沒有取得同意，這非常不對，祇能惹起健羣的疑心同不滿罷了；她翻着莫泊桑的一本小說，打算把這要犯罪的心理漸漸地忘去。

或者因為她着了涼的緣故，不能靜心的讀書，排印的字體很快地跳過她的眼簾，擠成一堆一堆的墨跡，兩眼也忘記聽命似的，看不出行線，而且是幾乎不認識任何一個字了；她微笑着，滿心的把書關好，走過床邊去，手裏擎着鑰匙，彎了腰，拖出一口箱子。

爲什麼使她這樣，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帶着高尚的玩意心情，準備去證明健羣的忠實和信任；在這盡是衣服的箱子裏，她愉快的

關好，把牠依舊放回原處，再拖出一口小的旅行皮箱。

一些信，一疊像片，健羣和同事們的，但最后兩張，還有一束，一張厚紙包着的一大束信，她看過像片，她冷靜地一封信一封信的讀下去，緊蹙着眉頭，顏色非常慘白，呼吸都停止了樣，集精會神地在各種顏色紙上，她不相信她的眼睛了，他覺得不可能，是在現社會裏沒有的，在什麼時候她聽過，不然，在那本書上曾經看過這樣的故事。健羣會欺騙她，愛她的健羣，家裏沒有離婚，外面還多許的情人和妓女；然而牠發見了：這是家裏的來信，這是情人的愛語，這是妓女的照片，還有這不知道的是什麼樣女人的字跡，上面寫着健羣愛哥的，這樣多奇績的箱子，這樣怕人的秘密嚟！她不敢再看了，她把箱子關好。

她沒有哭，也沒有悲哀，恐怕是悲哀的極點，一種過激的突擊，把所有的悲哀都鎮壓下去了吧！她坐在床上，眼睛死釘着地板，唯一

的思想是一切都破滅了，地球沉沒吧！最好南京沉沒吧！她想拿把刀來在頭上或者在腳上刺幾個窟洞，以和緩這流動得太快的血液，悶氣噎窒住了她，她解開衣服，胸部露在外面，她需要空氣，需要納涼，却沒有想到雪風仍在外面虎虎……地吹着。

幾分鐘后，理智戰不勝的感情使她哭了。她倒向床裏，用被子蓋了她的頭部，痛快着流着眼淚，但沒有哭出聲來，牙齒嚙得格格作響，她很羞恥能聽到自己的悲咽，苦痛地扭着雙手，想指頭從手上離開一樣。

一股腥氣由心裏直衝到喉管，她禁不起嘔吐了，一口，兩口，……直瀉在痰盂裏，她頭腦昏眩，牆壁旋轉着，沙發，書，書架，……一切都旋轉着，她再看不見什麼，紅綠的光圈在眼邊浮動，腦子裏發出轟轟……的聲音。

她不想自殺，她感到被壓迫而自殺，是沒有勇氣，弱者；自殺對他們沒有防害，他們的

醜惡，不是自殺能使他們羞恥的，因為他們已經沒有羞恥！相反，她的自殺，只能作他們茶酒譚話的材料，也許他們還將引為驕傲；她的迷夢是打破了，一線曙光已射透她朦朧的心坎：“戀愛，呸！拿去誑小孩吧！人生第一義，誰說？不怕羞！”

緋娜已清醒過來，健羣坐在床側，驚惶地看着痰盂裏面的殷紅的血。

——“爲什麼？你吐血嗎？”但他看到地板上的鑰匙，使她有些明白了，他悄悄地拾了起來。

她望了他一眼，憤恨在她心裏燃燒着。

——“娜！爲什麼！”健羣性急地又問：似乎有點感動的樣子。

這被他喊得慣熟的娜字，在平時或許是甜蜜的聲音，却使她顫抖了，“戀愛！”她意識着不是叫她，而是叫着他家裏的女人，或是如駿一樣地其餘的女人們的名字。她想：

魔鬼！還想欺騙我嗎？是比倩文更毒！軍



閱，軍閥！。。。她幾乎叫了出來，可她仍然閉着嘴沒有答應：

——“你爲什麼使我受罪，你答應我，你說吧！我願意隨你怎樣處罰我，我真不能忍受這悶葫蘆了！”健羣懇求般地，語音帶着悲哀意味，像從前常常這樣說：

——“你不必裝假，你自己知道。”曾經努力壓抑過的眼淚，不自主地掉在枕上。

——“你開了箱子，看着了什麼嗎？”

——“是的，對不住，沒有得着你的允許就開箱子，而且看了你的……………可恥的秘密。”氣忿得緋娜渾身痙攣了。

——“但那是從前的。”健羣辨白着：

——“裏面有封昨天你家裏的妻子要到南京的信，並且還有許多罵我的話，同時聽說你昨天也在軍政部寫回信。”

——“我早已散發離婚的宣言，雖然家庭不允許我，可我愛你！怎樣都不讓你離開我！”

——“醜！怎樣都不讓我離開你！你沒有

這個權力，你夠不上談愛，你人格已宣告破產，至少你不能再欺騙我：我知道你還有一打以上的情人，除駿外，你儘可以去遂行你的獸性，狗，豬，我找不出那種賤獸來形容你的卑劣，你再不要辯白，我們什麼都完結了！……”

她翻身起來，整理東西，她簡直沒有再聽健羣說些什麼；健羣匆忙地走出去了，他明知他的話已不生効力。

經過一些大人，和夫人們調解，緋娜仍然堅持着與健羣恢復愛的不可能，健羣流着淚，但她以為這是他應用以前的詭術。

緋娜的行李已收拾好了，勤務兵遞給她一封家裏的來信，她父母寫着這樣一行簡單的字：

‘知汝已愛健羣，恥吾氏族，請從此脫離父女母子的關係……’”

她呆呆地望着這字，眼淚很快地滴滿了這信箋，內心絞着一樣的發痛，她想嘔，但她忍

不住，背上打着冷噤，兩腳酸軟使她倒在椅上。

——“現在你父母已寫信同你脫離關係，你到上海去做什麼？”他頓了一頓又說：“我是這樣忠誠的對你，駿早已拒絕，家裏的女人，我堅決的離婚，我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你在外面受苦！”健羣已看了她父母的信。

——“什麼？你要挾我嗎！你以為我與家庭斷絕關係，我會餓死，好的，我甯肯餓死，不願住在你此地！”她立起身來說：

她罵着勤務兵去替她叫了一部馬車，健羣祇木似的站在那裏。

東西已搬上車了，健羣最后一次說：

——“如果你需要，我還是極力幫助。”

緋娜走進馬車，她沒有答話，這搖晃的車子，一直向下關車站拖去。

快車在殘冬的大雪中駛出了車站，緋娜是在這三等車箱裏的一角。她想：“又做一回噩夢！……”

現在她將用她的兩手，來創造她的出路和  
生活！……

（完）





1932, 10, 10, 付 排

1932, 11, 1, 初 版

1——10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